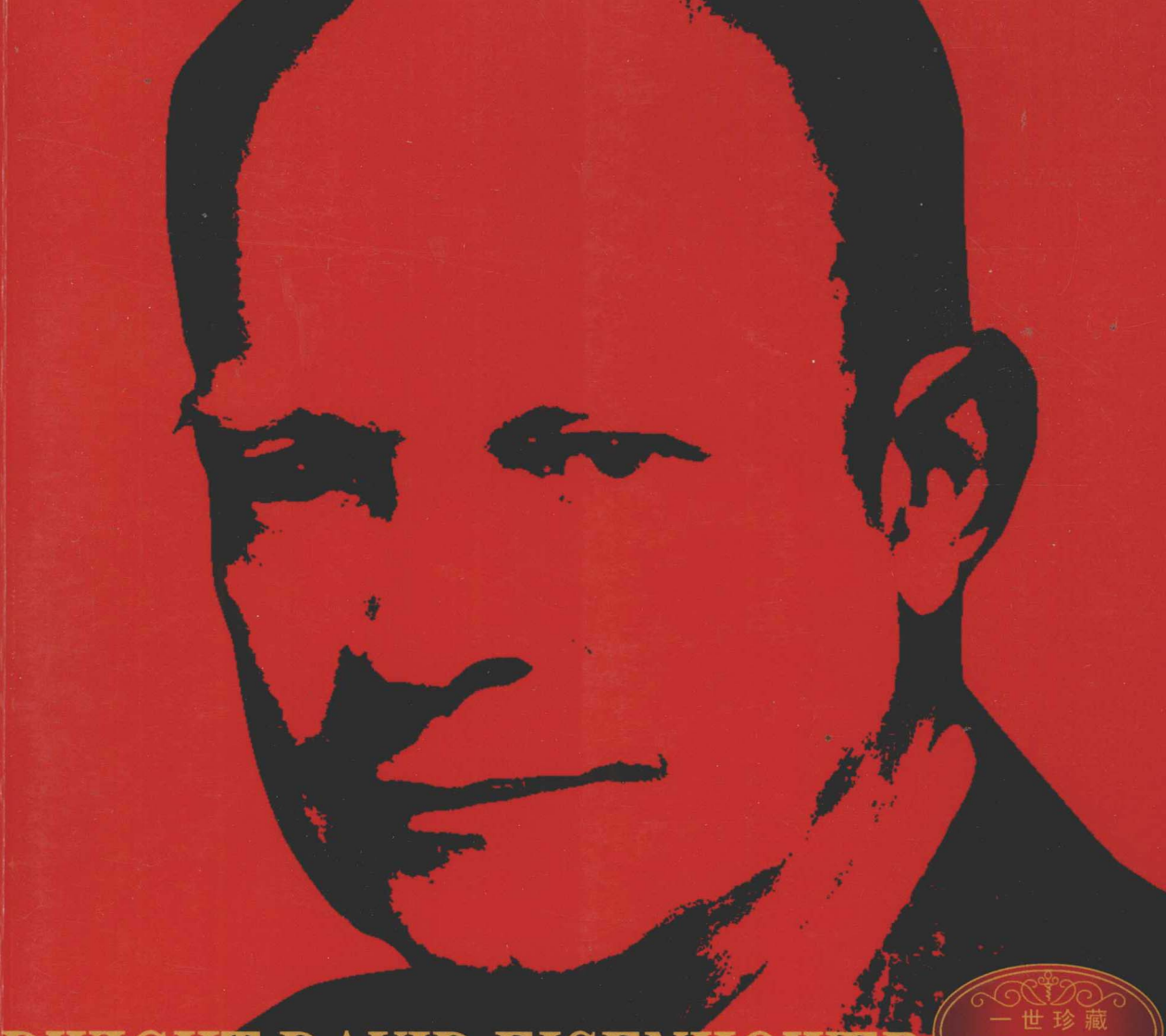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一世珍藏
名人名传系列

他造就了战争，战争成就了他。

森豪威尔传

[美] 斯蒂芬·安布罗斯◎著
董浩云◎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插图本

艾森豪威尔传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森豪威尔传/[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著,董浩云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354-4526-1

I. 艾… II. ①斯…②董… III. 艾森豪威尔, D. D. (1890—1969)—传记
IV. 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193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7—2010—027 号

EISENHOWER, SOLDIER AND PRESIDENT by STEPHEN E. AMBROSE
Copyright: 1990 BY STEPHEN E. AMBROS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brose & Ambrose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陈俊帆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许伶俐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0.625

版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8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阿比林、西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
第二章	战争间隙/13
第三章	准备首轮攻势/27
第四章	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42
第五章	诺曼底登陆与法国的解放/64
第六章	西部壁垒与突出部之战/87
第七章	最后攻势/100
第八章	和平/112
第九章	哥伦比亚大学、北约与政治/132
第十章	候选人/150
第十一章	开始工作/162
第十二章	和平的机会/170
第十三章	朝鲜停战、伊朗政变与和平利用原子能/185
第十四章	麦卡锡与越南/194
第十五章	台海危机/209
第十六章	日内瓦首脑会议与心脏病发作/217
第十七章	一九五六年大选/228

到他们相处融洽，我深信艾克的梦想已即将成为现实。

1989年夏天欧洲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加深了我的看法。当时欧洲议会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选民的投票率也很高。关于欧洲合众国的讨论使人们浮想联翩。1992年，欧洲人将组成经济联盟，取消贸易壁垒、关税与内部的护照控制。他们很可能创建一种共同货币，组建一支欧洲专属军队。正如本书读者所见，艾森豪威尔总统视组建欧盟军队为当务之急。当法国拒绝这一提议时，他大感沮丧。现在这一建议再次得到关注，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在前往诺曼底之前，我在新奥尔良大学教授一门关于越战的课程，所以经常思考这方面的问题。1944年艾克坚持对法国实施轰炸，为盟军登陆做准备。他还以辞职相威胁，以获得对盟国空军的完全指挥权。读到这一切，我不禁注意到艾克与驻越美军最高司令部的差别。即使在战争中不能按自己的设想实施作战，驻越美军指挥官也无人提出辞职。

1954年艾克不但拒绝把美军派往越南，而且发出警告，指出东南亚的丛林将使我们的部队泥足深陷。这一切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但是作为一个预言家，他未能预见到里根革命。19世纪50年代中期，艾克曾对他的兄弟说，取消累进所得税还需要很多年。艾克的兄弟死前的确未能见到这一变革，因此他的预言并非错得离谱。

艾克为“布朗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委员会”一案的影响而担忧不已，但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有很大的失误。他认为，此案将会使美国南部地区完全放弃公立学校体制，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虽然说在某些地区，例如在我居住的新奥尔良，已经出现了这种危险局面。

最重要的是，艾克的告诫至今仍然影响深远。在国防、经济与军备支出的关系、平衡预算的重要性等许多重大问题上，他的话语、思想与行动指引了二战及冷战头十年的一代人，如今也同样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史蒂芬·安布罗斯
卡昂

1989年7月22日



第一章	阿比林、西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
第二章	战争间隙/13
第三章	准备首轮攻势/27
第四章	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42
第五章	诺曼底登陆与法国的解放/64
第六章	西部壁垒与突出部之战/87
第七章	最后攻势/100
第八章	和平/112
第九章	哥伦比亚大学、北约与政治/132
第十章	候选人/150
第十一章	开始工作/162
第十二章	和平的机会/170
第十三章	朝鲜停战、伊朗政变与和平利用原子能/185
第十四章	麦卡锡与越南/194
第十五章	台海危机/209
第十六章	日内瓦首脑会议与心脏病发作/217
第十七章	一九五六年大选/228

第十八章	小石城与人造卫星/243
第十九章	1958年：最艰难的一年/255
第二十章	重生/268
第二十一章	1960年：过高的期望与可悲的现实/278
第二十二章	过渡与评估/298
第二十三章	政界元老/309
尾声	/322

第一章 阿比林、西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890年10月14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出生在得克萨斯州丹尼森市一幢紧邻铁轨、又小又旧的出租木屋内。他是戴维和艾达·艾森豪威尔的第三个儿子。这对夫妇都是信守基本教义的门诺教^①徒,也是和平主义者。戴维是个自食其力的普通百姓,曾在堪萨斯州的霍普市用父亲的遗产开了家杂货店,只是这家店后来关门大吉。1891年,他移居堪萨斯州阿比林市,通过亲戚的介绍,在贝尔·斯普林斯乳品厂当机修工。艾森豪威尔一家人最初踏上阿比林火车站的月台时,戴维囊中只有区区10美元的积蓄。

一家人住在南东四大街201号的白色双层小楼房内,整个院落占地三英亩。戴维与艾达养育了6个儿子,亚瑟(生于1886年)、埃德加(生于1889年)、德怀特与罗伊(生于1892年)、厄尔(生于1898年)和米尔顿(生于1899年),个个身强体壮。艾森豪威尔一家在镇上颇受众人尊重,但称不上有名,因为戴维既无公职,亦非社区的领袖人物。然而一家人颇能知足常乐。艾森豪威尔夫妇生活节俭,但两人却有着一片望子成龙之心。

^① 译注: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婴儿洗礼及服兵役等,主张衣着朴素,生活节俭。

第十八章	小石城与人造卫星/243
第十九章	1958年：最艰难的一年/255
第二十章	重生/268
第二十一章	1960年：过高的期望与可悲的现实/278
第二十二章	过渡与评估/298
第二十三章	政界元老/309
尾声	/322

当地人崇尚务实苦干，绝少浪费时间思前想后。在阿比林失业可谓闻所未闻，人人要工作，多数人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甚至孩子们也要各尽其责。小孩子做家务，8至12岁的孩子打零工，年纪再大一些的孩子则有固定的工作。

阿比林在社会观念、宗教和政治方面相当谨慎保守。市民们都是欧洲人的后裔，信奉基督教，基本上全数支持共和党。他们社区观念很重，觉得世界就是分为“我们”（阿比林市、迪金森县或堪萨斯州的居民）和“他们”（世界上其他人）。阿比林就像一个大家庭，使当地居民倍感安全。对这种安全感构成威胁的，不是当地本身的问题，而是恶劣天气或下跌的日用品价格等一些外部因素。

对于艾森豪威尔家的孩子们而言，阿比林似乎是最理想的居住地。在那里，成长中的孩子能够在安全、友善与包容的环境中发现自我，无拘无束地健康成长。1947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深情地谈到了自己热爱的故乡。他说，阿比林“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户外生活场所和工作环境，这些条件造就了一个特有的社会。与其他我去过的地方不同，它消除了财富、种族或信仰带来的偏见，维持了一套倡导诚实、正直与友爱的价值标准。如果儿童时期有幸住在一个开化的农村地区，这样的青年人都很有福气”。

德怀特热爱阿比林，而阿比林也同样热爱他。这个孩子好奇心强，喜欢热闹，总是笑容满面、精力充沛的样子，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他有一个很好记的绰号“小艾克”（哥哥埃德加的绰号则是“大艾克”）。

但是小艾克的脾气却很大。他生气的时候，就会失去控制，激动好斗，满脸通红，根本不顾一切。1900年万圣节那天，父母同意亚瑟和埃德加出去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小艾克苦苦哀求，也想跟着一起去，但是父母总说他年纪还小。于是小家伙发了脾气。他跑到屋外，用拳头狠砸苹果树。他边哭边捶，拳头伤得血肉模糊。后来他父亲抓着他的肩膀，晃了几下，才让他恢复理智。

德怀特上床后，悲愤欲绝地抱着枕头哭了一个小时。母亲走进房来，坐在他的身边。她拿起孩子的手，把药膏涂在上面，缠上绷带。似乎过了好一会儿，她说道：“明白事理的智者胜过攻城略地的勇士。”她告诉孩子，愤怒不但没用，而且还会伤害自己，在兄弟中，他的脾气最差，也最需要克制怒气。当艾森豪威尔65岁时，他写道：“一直以来我都把这次对话当成自己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刻。”

想要平心静气并不容易。过了两年，怒捶苹果树的小艾克成了12岁的少年。16岁的亚瑟由于某些小事惹恼了这位小弟，德怀特火冒三丈。他用拳头打不过身高体壮的亚瑟，于是四下找东西。他看到脚边有块砖，拿起来使尽全力朝亚瑟的脑袋扔了过去。亚瑟急忙躲闪才逃过一劫——德怀特是真的想砸哥哥的脑袋。

德怀特在与自己家街对面的林肯小学读书。他对拼字比赛和数学兴趣盎然。拼字比赛激发了他争强好胜、力求完美的心理——他自称是正字课上最认真的学生。他喜欢数学，因为这门课讲究逻辑，直截了当，答案对错分明。

但是小艾克真正感兴趣的是自己选择的军事历史。对此他十分痴迷，把家务和作业都抛到了脑后。他心目中的英雄最初是汉尼拔。后来学习美国革命史时，

乔治·华盛顿又成了他崇拜的偶像。因为他总是和同学聊历史，所以高中毕业班年刊预测他会成为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它还预言埃德加能连任两届美国总统）。

在高中时，德怀特感兴趣的事物如果按重要性来排列，那就是运动、工作和学习，最后才是女孩子。和女孩子们在一起，他会害羞。他希望自己在同班男生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哥儿们，认为过多关注女生就有娘娘腔的嫌疑。他不关心自己的穿着，通常蓬着一头乱发。他试着去跳过几次舞，可是舞技实在糟糕。

他学有余力，轻轻松松就从良好升入了优等生的行列。高中一年级的時候，他选修了英语、自然地理、代数和德语，所有课程都得了 B。第二年，他的表现更加突出。到三、四年级时，他的英语、历史和几何得了 A 或 A⁺，唯一得 B 的是拉丁语。

运动，尤其是橄榄球和棒球，是他生活的中心。与学习相比，他在体育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虽然未到出类拔萃的程度，但他也算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他身体的协调性很好，就是奔跑速度不够快，体重也只有 150 磅。他的突出优点就是好胜心强。他喜欢比赛中的挑战，喜欢与年纪更大、身体更壮的男生一比高下。要是能击出一垒安打战成平局，或是摔倒对方的明星中卫，他都会喜不自胜。

在运动中，艾克初次发现了自己的领导与组织能力。当他还是孩子时，他就会千方百计组织周六下午的橄榄球或棒球比赛。后来，他成了阿比林高中体育协会的组织者之一。这个协会不受教育系统管控，独立运作。小艾克给当地学校去信商定时间表，率领全队免费乘坐货运列车从阿比林赶往比赛地点，从而解决了交通问题。

他还组织野营与打猎活动。他把男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募集到钱后，雇佣马车把大家送住宿营地，购买食品，还烧饭煮菜。

对小艾克而言，体育、打猎和钓鱼有着非凡的意义。他无法想象生活中没有这些活动会是什么样子，童年时期最富戏剧性的一件事也证明了这一点。

高中一年级时，他摔伤了膝盖。这种事实在平常不过，艾克只是为自己摔破了新裤子而可惜，因为这是用他自己挣的钱买的。由于伤处没有出血，他第二天照常上学。但是，伤口感染了，当天晚上他躺在前屋的沙发上开始说胡话。他的父亲请来了康克林医生。虽经医生救治，感染却开始扩散。接下来两周，德怀特不时陷入昏迷。康克林一天上门探视两三次，艾达则一直守在艾克的床边。他们用石炭酸在孩子的腿上画了道线，但病毒还是继续扩散，沿着腿蔓延到了他的腹部。康克林从托皮卡请了一位专家过来。两位医生一致认为，只有截肢才能救孩子的性命。

德怀特在清醒的瞬间听到父母在商量截肢。他们对外科手术心存疑虑，但医生却再三坚持。14 岁的德怀特得知这一切，平静而又坚定地说：“你们不能截掉我的腿。”当他的父母将这一决定告知康克林时，医生警告道：“如果病毒扩散到胃部，孩子就会死。”

当感染扩散到腹股沟时，艾克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迷之中。趁着短时间的清醒，他把埃德加叫过来说道：“听着，埃德，他们正在商量截肢的事。你一定不能让他们这样做，因为没有腿的话，我宁愿去死。”当哥哥的对此心知肚明。他发了誓，

并且从那一刻起就守在弟弟的床边,不让别人给他截肢。康克林大为恼怒,咕哝着说这是“谋杀”,但他未能说服戴维夫妇和埃德加。埃德加晚上甚至睡在门槛旁的地板上,防备医生趁自己熟睡时溜进弟弟的房间。

第二周结束时,病毒开始消退。德怀特不再发高烧,人也恢复了神志。经过两个月的休养,他恢复了健康,只是由于长期病假,他只好重读高一。

1910年夏,德怀特结识了城里内科医生的儿子、人称“斯韦德”的埃弗里特·黑兹利特。因为斯韦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所军校读书,所以两人此前并无深交。斯韦德接到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入学预约,但是他1910年6月在入学考试的数学科目上失利,只能回家复读一年,准备下一年6月重考。在此期间,斯韦德与德怀特结交,成为终生的挚友。

艾克当时想边工作边存钱,然后在1911年秋季报考密歇根大学。他想接受大学教育,有机会参加学院的橄榄球和棒球比赛。密歇根大学当时拥有全美首屈一指的橄榄球队。但斯韦德指点他说,海军学院也有橄榄球队,在名气上并不逊于密歇根大学,毕业生保证会有感兴趣的职业,最妙的是不用交学费。他希望艾克能够拿到入学预约,成为自己的同学。艾克答应一试。

1910年9月,艾克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一则声明,申请军事院校的学生都要参加一次甄选考试。他参加了考试,在8名候选人中名列第二,足以获得西点军校而不是海军学院的入学预约。斯韦德颇为失望,但艾克却倍感欣喜。艾达并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参军,但她一直强忍眼泪,直到他登上东去的列车。戴维当然还是一如往常,没有流露什么感情。

从他跳上列车的那一刻起,艾克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在过去两年中体重增加了20磅,却没有长一丝赘肉。他身高近6英尺,体重170磅,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一副运动员的好身材。他骨骼俊朗,手掌宽厚,脚步轻快,举止落落大方,像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许多人觉得艾克非常英俊帅气。他头发呈浅棕色,蓝眼睛大而清澈,颇能拨动女孩子的芳心。鼻子与嘴稍大,但与大脑袋很般配。他脸型饱满,方正匀称,蓝眼睛顾盼生辉,看东西时目光专注。他喜欢咧嘴浅笑,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当然他也经常放声大笑。他脸部表情丰富,生气时满脸通红,与他人意见不一时脸色凝重,而高兴时就会容光焕发。

他思维活跃,好奇心强,对于历史、体育、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善于发现机遇,喜欢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人们的所作所为。但他的好奇心却不具有创造力。艾克对音乐、绘画、文学、政治理论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艺术兴趣寥寥。他工作与思考的目的是完善事物,而不想改变事物。从内心而言,他参加体育或学习的目标是完善自我,而不是改变自我。

最重要的是,艾克对自己和自身的能力非常了解。当他登上东去的列车,告别阿比林,告别家人与朋友时,他的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他对自己信心十足,根

本没有一般年轻人常有的迷惘与失落。艾克·艾森豪威尔完全清楚自己的能力，更清楚自己人生的方向。

列车带着艾森豪威尔初次越过密西西比河，向着东海岸飞奔。在西点，他发现这所学校尊重自己的传统，致力于向“平民”^①（一年级生）灌输这种无处不在的历史现实感。这是格兰特住过的房间，那是李将军的住所，而那又是谢尔曼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曾住在那边，卡斯特曾在这里学习骑马。这一切令热爱军事史的艾森豪威尔如痴如醉。他喜欢利用极其宝贵的空余时间在大操场上徘徊，或攀上悬崖，俯瞰哈德逊河，思考西点在美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自问如果本尼迪克特·阿诺德^②将西点要塞拱手让给英军的阴谋得逞，历史又会出现怎样的风云变幻。多年后，艾克告诉儿子，自己总是喜欢这样沉思。

艾克对西点折磨新生的陋习没有什么好感，他是新生时如此，自己成为二年级学员后也未改初衷。他只有一次忍不住想收拾新生，此事发生在他刚升入三年级时。一个正在执行命令的新学员在街上撞上了艾克，结果自己反而跌倒在地。艾森豪威尔假装“又惊又怒”地大吼一声，用嘲弄的口气问道：“笨蛋加德先生，你以前服过什么苦役吗？”接着又讽刺地说：“你看上去像是理发师嘛。”

新生回过神来，轻声答道：“长官，我以前的确是理发师。”

尴尬的艾森豪威尔脸红不已。他一声不响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对自己的室友霍奇森说道：“这辈子我再也不欺负新生了，除非他们再在街上把我撞倒。我刚做了件无法饶恕的蠢事。有个人凭自己的手艺谋生，我却想拿这事来取笑他。”艾森豪威尔对于这件事的反应相当典型，他在西点的四年就秉持了这一态度。他学到了西点的精华，而摒弃了它的糟粕。

西点比阿比林更为闭塞，与世隔绝的程度更深，但两者又有着相似的自满思想，对于既有的真理有着充分的信仰。而这种真理又坚定了艾森豪威尔在成长过程中学到的信念。

艾森豪威尔学习的课程范围很狭窄，技术性很强，侧重于土木工程或军事工程。

教员掌握的知识常常与学生相差无几。有一天，教员在积分课上命令艾森豪威尔在黑板上计算一道又长又复杂的数学题。教员此前讲过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了答案。但是当时艾森豪威尔知道教员完全就是在生搬硬套，所以没有认真听。结果当他被点到名时，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挣扎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他尝试了一种新的解法。令他惊奇的是，这种解法完全可行。教员要求他解释一下。事实证明，新解法的确比固定答案更简捷。但教员打断了艾克，指责他先记住了答案，然后写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数字和步骤来糊弄人。

艾森豪威尔不能忍受别人说他作弊，于是大声抗议，眼看就要由于不服从上级

① 译注：Plebe，西点军校对一年级新生的传统称呼；二年级生被称为 Yearling；三年级生被称为 Cow；四年级生被称为 Firstie。

② 译注：美国革命家和军事家，1780年8月30日与英国人达成秘密协议将纽约州的西点要塞出卖给英方，阴谋挫败以后逃亡英国。

被开除。正在此时,数学系的一位长官走了进来。他问明事由,让艾克重新算了一遍。接着他宣布,新解法要优于系里原先采用的答案,并且下令将这一解法应用到数学系的教材之中。

艾森豪威尔可谓侥幸逃过一劫,因为在西点,校方极少采取这种灵活、宽容的处理方法。多数情况下,只要死记硬背,根本没有对老问题进行讨论或分析的余地。英文就是写作,不是文学创作。历史就是事实,无可置疑。一切全靠死记硬背,而艾森豪威尔精于此道,不费吹灰之力成绩就能名列班里的中上游。

对于其他科目,艾森豪威尔甘居中游。他喜欢与同学们展开竞争。而这些同学基本上和他很相像,一般都是生于农村或小城镇的白人,出身中产阶层,聪明而健壮。艾森豪威尔所在的班后来成为西点历史上最著名的班级,“这个班可谓将星云集。”1915年,164名学生毕业。在这批人中,获得准将或更高军阶的有59人,其中3人为四星上将,2人成为陆军五星上将。这些人包括弗农·普里查德、乔治·斯特拉特迈耶、查尔斯·赖德、斯塔福德·欧文、约瑟夫·麦克纳尼、詹姆斯·范弗利特、休伯特·哈蒙和奥马尔·布雷德利。艾森豪威尔和这些人很熟,也很喜欢他们。布雷德利更是和他意气相投,两人因而结为挚友。1915年,艾克在《榴弹炮》年鉴上这样写道:“布雷德利最突出的性格就是‘积极进取’。如果他能一直这样坚持不懈,我们有些人今后就可以这样炫耀一下,‘对啊,布雷德利将军是我老同学。’”

西点军校的制度善于发现并淘汰不能遵守规定的学员,而且在这方面通常颇有成效。埃德加·坡1830年入学,但他憎恶这个“鬼地方”,未满一年就走了一走了之。其他人不像他那样过激,而是喜欢暗中挑战或篡改规定,看自己能否浑水摸鱼,被逮到时也会甘心受罚。艾森豪威尔正是其中之一。他年老时,对于自己当学员时的一些恶作剧总是津津乐道。其实这些胡闹并非他原创,各届学员都会遵循这种传统,让自己既能适应西点的要求,同时又能保持个性。

学校严禁吸烟。艾森豪威尔回忆道:“所以我开始抽烟玩。”他抽的是自己手卷的布尔·德拉姆香烟。他的室友不喜欢这样,其他新生为他担心,可他仍然我行我素,结果被军官逮住,罚做几个小时的步操或关禁闭。但他还是继续抽烟。

这只是他诸多叛逆之举的冰山一角而已。他没有按规定整理房间内务,列队和站岗时经常迟到,也常常不按要求着装。这些过错日积月累,使他受到了记过处分,也影响了他在班里的最终名次。在同届毕业的164名学员中,他的品德名次排在第125名。但艾克毫不在乎。他后来说道:“自己不喜欢那些终日为记过和成绩差而担心的同学。”二战时,他得知自己某位同学晋升将军,对此大感惊讶:“天,他一直以来可都是缩手缩脚,不敢违反一条规定。”

说到学员的胡闹,他最喜欢讲与学校某些荒唐规定有关的故事。艾森豪威尔有次和新生阿特金斯一起因违规而被抓。逮住他们的班长阿德勒命令两人熄灯号后“着正装”到他的办公室听训。这两个新生决定完全按命令办事。当天晚上,两人光着身子,只穿上装就去阿德勒那里报到。

阿德勒勃然大怒。他命令两人必须在熄灯号后“身着全套军服,扛上枪,扎上

皮带回来听训。如果少穿一样东西,我就让你们一周之内天天晚上到这里来”。两个新生遵命行事。虽然他们挨了一顿训斥与说教,但能够捉弄阿德勒,为大家生活添点乐子,这也算值得。

艾森豪威尔缓解军校压力的主要方法并不是搞恶作剧,而是专注于体育运动。体育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后来称,自己“除了体育之外,对别的活动几乎没什么兴趣了,只是想简单地完成大学教育了事”。在一年级时,他参加了卡勒姆礼堂橄榄球队,也就是低年级学生代表队。整个冬天,他为了增加体重想着法子胡吃海塞。在春季,他就打棒球,奥马尔·布雷德利是他的队友。到了1912年秋天,他体重达到174磅,与往日相比,在速度、体能和身材方面都进步明显。他决心成为校橄榄球队的一员。在第一场练习赛中,他表现出色,用他自己的话说,“斗志昂扬”。

由于他速度有所提高,艾森豪威尔由前锋改任后卫。陆军队的明星球员杰弗里·凯斯在首次比赛前受伤,给了他一个机会。艾森豪威尔率领陆军队首战击败了史蒂文斯学院队,第二周战胜拉特格斯队,再次成为明星。《纽约时报》认为他是“东部橄榄球队中最有前途的后卫之一”,并登载了艾克凌空射球的大幅照片。战胜科尔盖特队后,西点军校年刊称“艾森豪威尔在第四节的比赛中无人能挡”。

又过了一周,艾森豪威尔在与塔夫斯队的比赛中扭伤了膝盖。伤处有些肿,他在医院接受了数日治疗,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康复,参加本赛季与海军的决赛。但是他那周在马术厅练习“蹦跳跳”(在飞奔的马背上跳上跳下)时,落地撞到了膝盖,软骨和肌腱严重受伤。医生给他的腿上了石膏,告诉他不能再踢橄榄球时,他的情绪跌落到了极点。他深陷抑郁之中,室友几经苦劝才打消他退学的念头。他后来回忆道:“生活索然无味,壮志雄心丧失殆尽。”

他的学业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他原本在班上212个人中名列第57位。但二年级他膝盖受伤后,他在177人的班上退居第81位。虽然他不能亲自参加比赛,但他对橄榄球的兴趣却丝毫未减。他成了拉拉队长,有了初次在公众前演讲的体验。每次大赛前,他都要向全体学员发表讲话,激励他们第二天下午一定要像球迷那样全力以赴。

艾克不仅有热情,对错综复杂的球赛也深有研究,球队教练甚至建议由他来担任低年级代表队的教练。艾克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但向校队输送了多名球员,而且率队赢得了大部分比赛。

多次担任教练的经历加深了他对橄榄球的热爱。像其他球迷一样,他没有简单地将橄榄球当成一种你输我赢的体育比赛。教练生涯展示了他最优秀的品质:他组织能力强,精力充沛,勇于拼搏,热情乐观,对感兴趣的工作全力以赴,做事专注,能够灵活利用现有资源而不是不切实际地奢望,知人善任。

在二战期间,有些同僚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指挥与优秀的教练在场边来回走动,催促球队向前进攻的做法非常相像。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与军长和师长进行私下谈话,以及在《从军日志》中都使用大量橄榄球术语,要求部下“实施迂回”,“直接进攻”,“突破防线”,直至“达阵得分”。

最重要的是，身为将帅和总统的艾克要求部下能够合作无间。他在去世之前写道：“我相信，与其他运动相比，橄榄球更能培养人们吃苦耐劳、团结合作、自信与勇于奉献的精神。”数百万美国人也同样相信踢橄榄球或领导球队能够培育敢作敢为的成功人士。

1915年6月，艾森豪威尔从西点军校毕业。他无意中考入西点就读，然后又不知不觉完成了学业。他在那里获得了免费教育，而西点则赋予他强烈的责任感。

毕业后开始正式服役之前，艾森豪威尔少尉在阿比林度过了夏季。经常陪伴在他身边的是格拉迪斯·哈定。这个女孩金发碧眼，父亲在阿比林拥有货运业务。这对年轻人高中时曾经约会过，只是两人都不是“很认真”。艾克也与鲁比·诺曼和其他几个当地的女孩子约会过。但1915年6月，他坠入情网。格拉迪斯的父亲明确提醒自己的女儿，“那个当兵的”并不适合她。当年8月，艾克前往圣安东尼奥赴任。他在给格拉迪斯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最希望听到的，是你对我说那三个字……因为我爱你，也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像我一样，对爱深信不疑，像信任你父亲那样信任我。”

一周以后，他在信中写道：“你的爱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读到格拉迪斯的信，他又写道：“我的眼中充满泪水，我只想停下来一遍遍轻呼你的名字。格拉迪斯，我爱你。美丽的姑娘，我现在要把你的信再读一遍。如果你愿意，我要在梦中与你相见。不管是梦里还是在现实中，你是我最亲爱最亲密的朋友，你是我的甜心，永远的爱人。”

但事与愿违。可能由于她父亲的反对，也可能是格拉迪斯想要当一个真正的职业钢琴师，她总是敷衍艾克。失意之下，艾克另寻新欢，而她也移情别恋。两人有了各自的婚姻，过着不同的生活。艾克成为总统后，格拉迪斯将他的情书与一枝凋谢的玫瑰捆在一起，附上一张短笺交给了儿子：“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信。1914与1915年，那时我们年轻而快乐。在他、玛米和我去世前，不得打开或出版这些信件。”在七十多年的时间中，这些信就一直处于封存之中。

艾森豪威尔接到命令，启程前往得克萨斯州休斯敦萨姆堡任职。他暗下决心，只要自己身在美国陆军，他将恪尽职守，当一个好军官。这体现了他的决心而不是野心，体现了义务与责任感，而不是好胜心，因为艾克觉得，随着自己体育生涯的终结，好胜心已不复存在。

身处和平年代，他在陆军中的工作非常轻松，时间非常宽裕。空闲时，他与下级军官一起玩扑克，喝酒，打猎，和同龄人相处融洽。他结交了沃尔顿·沃克、伦纳德·杰罗和韦德·海斯利普等终生挚友（这些中尉后来全部都荣升四星上将）。

他开始恋爱。这段爱情故事开始于1915年10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这一天德州南部秋高气爽，恰逢艾克担任值日官。他身着笔挺的新军装，脚穿被勤务兵擦得锃亮的皮靴，腰挎左轮手枪，从单身军官宿舍区走出来查岗。街对面军官俱乐部草坪上有一小群妇女躺在帆布椅上晒太阳。

艾克穿过马路，彬彬有礼地问候这些女士。他后来回忆道：“有一个女孩子立即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活泼可爱,身材娇小,表情丰富,举手投足颇为俏皮。”她身着浆洗过的白色亚麻布连衣裙,头戴黑色宽边帽。她刚到德州来度假(夏天她住在丹佛),正在萨姆堡看望朋友。她年满18,名字叫玛丽·杜德,不过大家都叫她“玛米”。

看到身材魁梧、全副武装的阿克阔步从单身军官宿舍区走出来时,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长得真壮实。”当他走近时,她又觉得“他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男士”。阿克邀请她一起巡视营区时,她答应了。

第二天,玛米外出钓鱼。刚回到家,女佣告诉她有个“艾什么先生”整个下午每隔15分钟来一次电话。电话又响了。这次还是那个“艾什么先生”。

阿克非常正式地邀请“杜德女士”晚上一起去跳舞。她说自己有个约会。明天晚上如何?也有约会。这样一路问下去,阿克终于约定四周之后与她见面。玛米施展了自己的魅力,在挂上电话之前也吐露了自己的感情:“我通常五点左右在家,你哪天下午过来都可以。”

阿克说服她取消了那些约会。他们每天晚上出去。他每月薪水141.67美元,就算加上打牌赢来的钱,也只够他们去墨西哥餐厅吃顿便餐,或是每周去轻歌舞剧场看一次表演。为了省钱,他不去店里买香烟,而是改抽自己手制的烟卷。

1916年情人节那天,她接受了阿克的求婚,他在订婚仪式上戴上了西点军校纪念戒。阿克正式向杜德先生提出要娶他女儿时,他表示同意,但希望婚礼能够到11月份举行,因为那时玛米才年满20。

杜德先生告诉艾森豪威尔,小夫妻在花费方面只能自力更生,而且玛米可能很难适应军属生活,因为她在家时有佣人服侍,花销方面也很充裕。他和女儿也谈了一下,明确指出,她选择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不但经常要与丈夫分开,更要不时为他担心。玛米说自己对此完全了解,也准备好迎接挑战。

1916年春天,阿克和玛米决定将婚期提前。杜德一家表示同意。阿克为此请了十天假。1916年7月1日,在丹佛市杜德家宽敞的住所内两人举行了婚礼。阿克身穿浆洗得雪白的夏季军礼服,怕弄皱了衣服都不敢坐下。玛米穿了一件法式香蒂莉花边连衣裙,额前梳了个刘海。杜德的私人司机将新婚夫妇送往科罗拉多州的埃尔多拉多温泉享受两天的蜜月假。然后小夫妻乘火车前往阿比林,与艾森豪威尔家人见面。

他们早上4点抵达,戴维与艾达早已起床等候。公公婆婆立即喜欢上了玛米,并对她说,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个女儿(德怀特是六兄弟中结婚最晚的一个),这使玛米尤为欢喜。当厄尔和米尔顿下楼时,玛米说了句“我终于有了兄弟”,让他们开心不已。早餐的时候艾达用炸鸡招待大家。

回到萨姆堡后,小夫妻在单身军官宿舍的三居室中安顿下来。阿克专心工作,而玛米一心照顾他。阿克一心希望在生活中妻子能够以自己为主,而这正合玛米的心意。她比阿克小6岁,在丹佛的家政学校接受过专门训练,而且她也看到自己的母亲全心全意地照顾父亲。

作为军人的家属,她是理想人选。她像丈夫一样殷勤好客。在一个众人熟知